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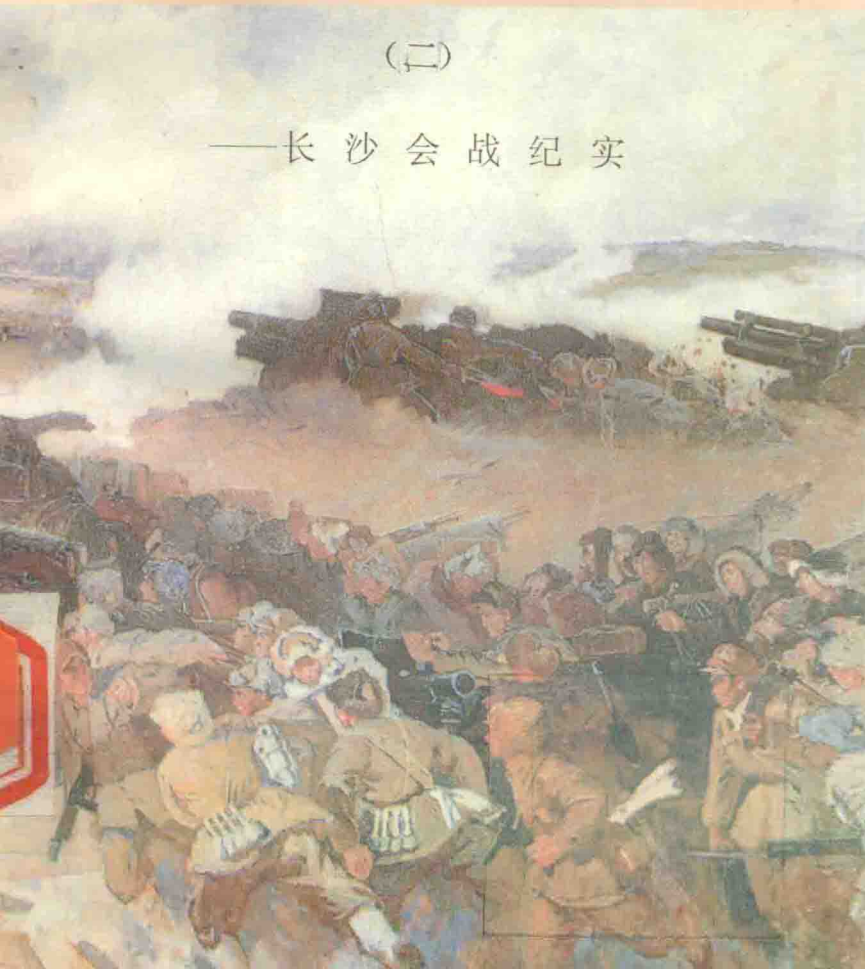
戚厚杰 著

抗日战争著名战事纪实丛书

# 湘江战火

(二)

——长沙会战纪实



抗日战争著名战事纪实丛书



戚厚杰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豫)新登字 09 号

抗日战争著名战事纪实丛书

湘江战火

(二)

——长沙会战纪实

戚厚杰 著

责任编辑 李明山

---

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河南大学出版社电脑照排

河南大学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6 3.5 印张 2 插页 92 千字

1995 年 5 月第 1 版 199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定价:3.95 元

---

ISBI-81041-191-8/K·161

## 10. 长沙：进去困难，立足不易

第二十六军在瓮江地区差一点全军覆没，使薛岳大伤脑筋。

9月22日7时45分，日本第十一军情报班又破译了薛岳调动军队的作战计划，获悉王耀武的第七十四军将由赣西调至长沙外围。从当时来说，这是薛岳对付阿南的一着好棋，但意图为敌侦悉，将会变成对奕中的臭招。

第七十四军是蒋介石嫡系部队，初由他的亲戚俞济时担任军长。1938年后由苏联顾问帮助，装备精良，训练有素，配置于湘赣边，曾于同年春在上高给日军以重创，在此之前也曾于1939冬季攻势中数次与日军交战。阿南等认为该军是第九战区最精锐的部队，没有蒋介石的命令，一般是不会动用的。

阿南认识到要对付第七十四军，仅靠手中能调动的部队是不行的。为了增加日军进攻的兵力，他于当夜20时，解除攻战平江的任务，将第六和第四十师团调至汨罗前线，

来对付第七十四军。日本战史书上转载《阿南日记》这样写道：

22日17时30分，对第74军，应使第6师团努力将其拖住。该军向长沙东进（系西进之误）将直接杀到我军左侧。

23日，在汨水会战已经开始后，阿南司令官一面祈祷上天保佑，一面注视正在同乐桥——金井间展开的决战。随着战况进展，他也逐渐增强了击败第七十四军的信心。

22日17时30分，对第74军，应使第6师团努力祈祷上苍，但愿云开雾散……

敌国以国家处于存亡关头激励人心，将兵力送往战场。第74军也于15时许进入浏阳北方的新开市（浏阳西北偏北约30公里）全线。敌我呈紧张状态。

此次会战，应在今夜至明晨定大势，以后对敌第74军应如何处理将成问题。

24日10时许，阿南司令官至作战室，对正在研究今后作战的木下参谋长等全体幕僚，提出以下注意事项：

- 一、由于情况错综复杂，经常不忘作战目的至为重要。
- 二、对主要命令及通报等，必须确实送到，并且对下达的顺序要由军官加以指定。
- 三、以后的问题即在于对第七十四军应如何处理。因

敌军为最精锐部队，不与之交战即行撤退则将被敌利用进行反宣传，须避免此等情况发生。

从当时的战局来看，第七十四师的增援对日军的确是个大问题。

由于日军事先得到了情报，神田师团于24日在汨罗江上游渡河，袭取了第九战区的右翼要冲金井。青木师团也突破了杨森集团的阻击，走出山地到达金井地区。丰田、北野两师团乘机从正面发动攻势，击破陈沛军渡过汨罗江。但中国军队虽被击破，阵地被攻占，但军队很快钻进山中，又马上向敌后方进攻。因而阿南不得不于24日夜留下青木师团与尾追的欧震、杨森、孙渡三个军在金井地区作战，命令神田师团向捞刀河挺进，丰田、北野两师团向长沙近郊前进。这样，日军实际上也分散了兵力。阿南以两个师团对付王耀武的第七十四军也的确勉强，他的担心也不无道理。

另外，日军进攻长沙必经的通道新墙河至浏阳地区。虽为湘江冲积平原，但属沟渠河流交错的河网地带。几年来，薛岳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南省主席，在该地区进行了长期的抗战准备，他健全了保甲制度，建立了抗战组织，同进将农田道路进行了改造和破坏。日军进犯到此，虽让鄂南征发来的民工修桥补路，但军情如火，短时间难以奏

效，只得忍痛将坦克、大炮等重兵器丢弃。这就大大削弱了日军攻击的火力。如果不是日军破译了第九战区的电报，这的确是够阿南难受的。

25日，王耀武等率第七十四军先头部队第五十七师到达浏阳。他当即命令师长余程万占领春华山，但春华山已先期被日军占领，余程万师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26日凌晨3时，廖龄奇师一个团赶到配合作战，双方战线完全混乱。经过激战，26日上午9时中国军队将春华山夺到手中。

春华山位于长沙东30公里处捞刀河上游，通往湘北和江西的公路从附近经过。控制该地，可西下长沙，南通株洲，其战略重要地位为两方所注目。

很快日军又集中几个中队的兵力向春华山发起冲锋，企图夺回该地。26日中午，第三师团圆井大队首先进攻春华山东部。日军看到中国军队不断增加兵力，并运动到左侧包围日军中川大队，便集中重机枪火力攻击中国军队。双方全力拼死攻防，甚至白刃冲锋，拼杀到黄昏时分，战场才恢复平静。这时，阵地仍然在中国军队手中。

经过半天的战斗，日军重机枪子弹消耗殆尽，日军中队长万年在侦察中被流弹贯穿右腹毙命。

26日17时许，日军第三师团第六联队再次向春华山

发起冲锋。后来的日本战史记述了这次战斗的情形：

“附近一带的敌军阵地，在松林之中，构筑相当坚固。

“重庆军凭借坚固阵地，依靠大量士兵，更加发挥火力顽强抵抗。攻击开始后约 30 分钟，第一线不断出现伤亡，虽夺取了敌阵的高台端部，但以后由于炽烈的火力及敌中部带头顽强反攻，致使攻击受挫。

“此时，下岛中队长指挥预备队的第 2 小队，带头冲入前来反攻的敌军右方，终于战死。目睹这一情景的部下官兵继承中队长遗志，反复进行三次冲锋，终于 18 时将该高地占领。”

其后日军渡过捞刀河，向春华山南镇永安进攻。

永安位于春华山东南约 5 公里处，扼湘赣公路，捞刀河上游。第三师团渡过捞刀河后，马上占领了永安。永安是春华山屏障长沙的唯一要点，此地一失，长沙岌岌可危。

鉴于这种情况，薛岳于 27 日 17 时发布了如下命令：“战区为诱敌深入，在浏阳以北与敌决战，第七十四军于 27 日夜变更部署，撤至洞阳市、横江、小埠港及浏阳南岸高地之线，俟敌大部深入，即向东北方向侧击之。第十军随第七十四军行动，尾击敌人，尔后转移普责市以南地区占领阵地，相机攻击敌人。第三十七军随第七十四军行动尾击敌人，尔后转移镇头市以南地区占领阵地，相机攻击敌人。第



九十二师向永安之敌攻击，第九十九师仍守备明月山阵地。”

要保住长沙。长沙是湖南省的省会，还是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这是战区抗战的象征和旗帜。薛岳令部队向永安反攻。

27日2时许，第九战区部队在嘹亮的冲锋号声中向日军发起猛烈的反攻。到处是手榴弹的爆炸声，在燃烧的永安市中进行着惨烈的白刃巷战。第三师团花谷旅团石井联队只剩下森肋一个大队的兵力了，该大队两名中队长被中国军队击毙。联队中的第八中队自开战以来，士兵已死亡过半。日军每前进一步，都要冒着手榴弹轰击和机关枪雨点般的射击，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中国军队的战斗十分英勇。穷凶极恶的日军甚至用施放毒气，去击溃中国军队。尽管这样，日军的伤亡也十分惨重。仅花谷旅团第十八联队就有8名中队长被击毙，全旅团伤亡总数达800余人。

9月28日，阿南惟畿指挥的第三、第六、第四十师团和第三十三师团的荒木旅团抵达浏阳河北岸。第四师团一部进抵长沙近郊。这时，从湘西调来的第七十九军赵季平师也进入长沙，准备进行死守。一贯以王牌军自诩的日军第十三师团早渊旅团为了抢夺第一功，于29日抢先进入了长

沙城东北角。

日军如占领长沙，给阿南带来的不会是高高兴兴而是忧虑。就他的军队数量来说，要保住已有的占领已经很感困难。另外，第九战区部队虽受到损失，但各单位建制完整，士气比日军还高涨。令阿南担忧的还有，他的后路愈来愈不安全。

自此次会战开始后，以李默庵为总指挥的湘鄂赣边区挺进军，就在该地区进行游击骚扰活动。该部以中共在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培训的军官为骨干，组织多支多股的游击小分队，以山区为根据地进行断绝敌交通、伏击小股日军、侦探日军情报等活动，使前方日军部队的弹药和给养供应非常困难。日军占领的地方，中国实行坚壁清野，群众逃匿，使日军无所掠，无所依，停留极其困难。

阿南心中也明白，就薛岳的性格来说，他是不能容忍日军占领长沙的。同时，从各方提供的情报来看，薛岳正在调整部署，准备进行反攻。

此时的长沙城对于远途进犯的日军来说，无异是个活棺材和坟墓。

日军进入长沙，这对于骁勇善战、好胜心极强的薛岳来说确实是不能容忍的。他很清楚：阿南部队是强弩之末。他命令各路军队，特别是湘鄂赣边区的游击队加紧活动，拖

住日军，待调整好部署，再进行反攻。

29日，进入长沙的日军屁股还没坐稳，薛岳便令第九战区各部队向敌侧背发起了进攻。与此同时，第六战区中国军队在鄂西的宜昌也趁机向日军发起了进攻，宜昌的日军向阿发来了求救的电报。

阿南在长沙再也呆不下去了。10月1日，日第十一军军部向进攻长沙各部队发出了后撤的命令，日军各师团沿各自路线向北撤退。据此，国民党军令部签发第九战区命令：

为打击消耗敌人之目的，应令第九战区立即开始追击。

一、积极截断破坏岳阳以北之铁道，迟滞敌人向武汉转移。

二、于预期敌人之各退路向敌侧击，并设伏截击。

三、以有力部队分路跟踪追击，相机攻略岳阳，牵制敌人向北转移，使五、六战区作战有利。

四、主力整顿态势，跟踪推进，扩张战果，相机收复岳阳。

日军要跑，第九战区部队顿时士气大振，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追击战又在三湘大地开始了。

9月24日，日军正向长沙城进攻，武器弹药和粮秣给

养通过洞庭湖和粤汉铁路运向前方，从前线运回的伤兵再运回武汉。作为水陆码头的湘阴十分繁忙，日军后勤人员和抓来的民工在这儿紧张地忙着装装卸卸，搬搬运运。

正在这时，第九十九军第九十九师第二九五团一营，在营长曹克人的指挥下，突然冲进了湘阴城，一举全歼守卫这儿的日军。

湘阴位于湘江入洞庭湖处粤汉铁路从城东通过。日军占领湘北后，这儿成为南进的后勤补给基地和伤兵中转站。

曹克人率部占领湘阴后，料敌必然来反攻，便立即令部队在北门和东门外构筑了三道防线，还在东门外的望江岭和丁家祠堂设立了据点，防守了望，严阵以待。

28日，日军急忙从前线调兵回攻湘阴，并通过洞庭湖开来舰船，又派飞机狂轰滥炸，1000名日军在飞机的掩护下从赛港登陆。

担任对江面防御的江防炮队和工兵营先被日军击溃，江边的要点坞塘被敌占领。曹克人立即集合全营士兵，趁敌立足未稳进行了反冲击。日军一下子被击溃，丢下大批尸体仓皇败退了。湘阴中国守军就如日军的眼中钉和肉中刺，日军想拔掉它，却因前线紧张而无兵可调。

10月1日，日军从长沙前线向北撤退。中国军队紧追不舍，不断发起攻击。这时的湘阴城成为日军后退道路上

的陷井和障碍。大批的日本军需货物和伤兵正等待北运，这时的曹克人率领一营将士，像钉子一样屹立在湘阴岿然不动，日军欲退不能。

10月2日上午，日军飞机开始轮番在湘阴上空轰炸扫射，接着步兵也发起进攻。曹克人在前线亲自指挥部队，击退了日军一次又一次的冲锋，顽强地抗击着数倍于己的敌人。敌机肆虐，他便组织机枪集中火力对空射击，一架日机被击中，阵地上立即响起一片欢呼声。

日本海军陆战队在箭毛嘴、漕汐港偷渡成功，中国军队在湘阴的第一道防线受到猛烈攻击。由于伤亡过重，曹克人不得不率部退守第二道防线。

曹克人营全体官兵明白，只要他们能在湘阴多坚持一会儿，日军大部队的伤亡就多一分。于是，他们下定决心，坚持苦战。第九战区大部队，这时也正在各处抓紧围歼、追击日军。日军的重伤兵在死亡，轻伤在加重，部队在饥饿中又不断遭到打击。到10月3日，曹克人率全营官兵已经在苦战中坚持了一整天。

10月4日，日军正被卡在湘北，进退不得。鄂西宜昌第十三师团再次向阿南求救。阿南气急败坏地向部队下了死命令：一定要于今日攻下湘阴。

凌晨，日军增援部队800多人，从城东北方向曹克人营

阵地包抄过来，正面的日军趁机发起攻击。上午 10 时，日军又在阵地后方空投伞兵部队，对曹营形成三面包围，形势十分危急。这时的日军个个像红了眼的恶狼，疯狂地向阵地逼来。前进无路，后退不能，看来敌人要拼死夺路逃生。

“弟兄们！为国捐躯，杀身成仁的时刻到了！”曹克人立即号召阵地上幸存的弟兄们。

一场众寡悬殊、惊天动地的白刃格斗就这样展开了。

日军又被他们杀死了一片。终于，他们筋疲力竭了，而日军还在一批批冲上来。曹克人等 19 名官兵被俘。就是他们，以最初的 400 具血肉之躯，将数千名日军阻挡了五六天。中国军人的顽强，使具有武士道精神的皇军也感到不可理解，也感到羞怯和恼怒，唯怯懦者最残暴。最后，日本以最残酷的手段将曹克人等 19 名官兵凌迟处死。头可断，肢可裂，烈士们的爱国精神泣鬼神，昭日月，永远不可泯灭。

英雄们壮烈牺牲后，湘阴人民将他们葬在县城的义山上，修建了一座庄严的纪念塔，塔前竖立的牌坊上，镌刻着这样一副对联：

丹心悬日月

白骨镇山河

曹克人等烈士不屈不挠勇抗外敌的伟大壮举为中华民族又树立起一座爱国主义丰碑。

## 11. 功亏一篑

1941年9月下旬，正当阿南惟畿指挥各师团攻抵汨罗江北岸时，陈诚指挥第六战区的15个师，配备轻重火炮100余门，于28日发起了反攻宜昌之战。

宜昌位于汉口以西270公里，为楚蜀关键，是三峡咽喉，堪称湖南、湖北和四川三省水陆要冲。现在它又作为大后方屏障，为中日双方所重视。1940年6月，宜昌失守后，日军对大后方的威胁加大，陈诚即指挥该战区部队准备对宜昌反攻。

9月23日，为支援第九战区在长沙的作战，蒋介石向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下达了“不惜任何牺牲，必须于三月内夺回宜昌”的命令。

防守宜昌的是日军第十三师团内英太郎部。长沙会战开始后，阿南将驻守在该处的早渊旅团调走鉴于该处的战略地位，日军在宜昌周围修筑了大量的工事，以作为进攻重庆，掩蔽武汉的依托堡垒。特别是第二次长沙会战开始之

后,日军又进一步加强了防守。

9月28日,第六战区反攻宜昌的战斗打响了。内山英太郎自恃兵少将寡,不敢出击,各部队均在据点阵地内防御,或在防御区突击一下,大都是被动应战。战斗一开始,日军交通、通讯均被切断,日军各联队、中队和师团失去联络,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龙泉寺、双莲寺地区在猛烈的炮火轰击下,日军伤亡甚重。防守慈公寺的日军两名中队长被击毙,士兵死伤上百名。

宜昌的南部地区是被长江围绕的广阔大波浪形地带,由日军第一一六联队担任防守。第六战区部队在此登陆后即向日军发起进攻,他们利用夜暗,攻占了古老背东约4公里的鸡子山,占领了该处的炮兵阵地,并将日军的栉田救援队歼灭过半。

宜昌西部是该市的制高点,第十三师团第五十八联队和山炮兵第一大队,在50至300米的高地上构筑了连绵20公里长的隐蔽阵地。28日,第九十四军3个师向该处守敌发起进攻。30日午夜,进攻部队冲进敌阵地,战士们手持大刀,以无声的肉搏将据点内的敌人消灭掉。遇有铁丝网或电网,他们就用棉被盖住,然后再冲进去一阵乱攀登。日军鬼哭狼嚎过后,大多身首异处。日军素来迷信,认为被



砍掉脑袋死后要做无头鬼，将来也不能转世。因而听到中国的大刀队将要冲进来时，侧干脆自杀了结。

宜昌东部的东山寺一带为南北延伸的丘陵地带，日军利用了原守卫宜昌的中国军队的旧工事，并加以改造。使内山师团长头疼的是抽不出步兵防守，只得临时把后勤、医疗人员和伤病号组织起来，共凑得 388 人。这帮人没有射击、刺杀的经验。10 月 5 日，他们进入阵地后，一人走火，阵地的日军吠形吠声，以为敌人来到，立刻枪声大作。打了一阵枪以后才弄清真相。他们就这样草木皆兵地过了几天。

10 月 4 日，东京浅草演出慰问团到达宜昌，为了应付前线的兵员紧张，内山将慰问团男子都配发武器，令女子到野战医院护理伤员。

第十三师团野战医院中，躺满了伤兵。病床早已不够用了，房内的空地上，院子里到处躺的都是伤员。这些伤兵残肢断腿，破腹流肠，整个医院一片哀号声。医院里有那些来不及治疗而伤势特重的，便拖去焚烧，美其名曰：去见天皇。浅草演出慰问团在国内听到的都是胜利消息，日本的宣传媒介也是吹嘘皇军如何勇敢，如何不可战胜。而她们眼前，显现的却又是这种惨象，许多女演员吓得几乎要昏死过去了，有的被吓得神经错乱。有鉴于此，内山只得中止慰